

《国剧画报》与“宫廷戏曲”研究

■陈均

摘要:在中国现代戏剧刊物的谱系中,《国剧画报》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它刊载了较多的涉及“宫廷戏曲”的相关图像与文章,不仅初步整理和披露了“宫廷戏曲”的史料之性质,而且塑造了“宫廷戏曲”的基本知识,为后世“宫廷戏曲”研究之先声。

关键词:国剧画报 宫廷戏曲 昇平署

DOI:10.15915/j.cnki.cn11-1172/j.2016.01.006

引论

在中国现代戏剧刊物的谱系中,《国剧画报》是较为特殊的一种^①。其一,它是最早的一种以图为主、图文并茂的戏剧画刊,在戏曲刊物中居开先河之位置。其二,它所刊载的“图像”文献及其叙述,已成为戏曲史的重要材料,或者说,经由数十年的戏曲史之建构,《国剧画报》所提供的戏曲史材多已运用、渗透其间,而多不察焉。近年亦有论者以其具有“文物学价值”^②。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国剧画报》的研究,专门者少。而其于戏曲史、戏曲文献等多方面的价值尚未得到重视与阐发。其中,《国剧画报》与“宫廷戏曲”研究之间的关联,则是尚未或较少被探究的领域之一。

《国剧画报》创刊于1932年1月15日,终刊于1933年8月。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共出版二卷七十期。虽然出版时间不长,但“包含了大量珍贵的戏曲文献资料,对研究民国的社会文化、民风民俗,尤其是研究戏曲艺术,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③。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剧画报》的刊行,正处于两个关键的节点上:一个是“剧学”的提出与形成,另一是宫廷戏曲文献的“外流”与整理。前者,譬如张一帆描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期的戏剧研究”“开始全面转向集中戏剧艺术本体诸要素的‘剧学本位’”^④。在拙文《〈春柳〉杂志与民初之戏曲改良》^⑤中,以1918年创办的《春柳》杂志为中国戏剧学之初步建构。而《国剧画报》的刊行,以及国剧学会的诸多活动,正是“剧学”的再一次集结与系统化。后者,则是又一契机,因1924年冯玉祥“逼宫”昇平署曲本、档案等文献资料大量流于宫外,

为个人与团体所收购、收藏,并有所整理与研究^⑥,直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文献尚待披露、整理与研究。《国剧画报》刊行之时,既是因有这批文献可作为登载材料,因而内容丰富,并造成较大影响;亦随着这批昇平署材料的整理、介绍,而形成了初步的较有规模的“宫廷戏曲”之研究,并因此促成了戏曲研究由零散之花谱、剧评之类的批评向系统之“剧学”转型的可能。

一 《国剧画报》中的“宫廷戏曲”

《国剧画报》登载、展示的戏曲文献史料非常丰富,此为后世之评说。然而,涉及“宫廷戏曲”的文献在其中所占比重如何?在《国剧画报》中所发表的之“戏曲研究”文章中的位置如何?其详情如何?则至今尚未见到统计与叙述。以下从四个方面述之。

其一,第一版所登载的大图。《国剧画报》每期四版,其中第一版为画报的正面,应是最显眼也最重要的版面,此版一般会刊登一幅大图。因现今所见《国剧画报》的目录索引多不列图籍,兹将七期之第一版大图予以整理,列表如下:

卷期	图名
1-1	廿年前正乐育化会全体欢迎民党要人黄兴陈其美等来京纪念摄影
1-2	十二音神图 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之一(齐如山先生摄)
1-3	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之二(齐如山先生摄)
1-4	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之三(齐如山先生摄)

作者简介:陈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文化批评。

1-5	民七上元节梅兰芳君初次公演《上元夫人》在新明大戏院留影
1-6	故宫漱芳斋内之风雅存小戏台(传为清乾隆帝演剧处)
1-7	景山观德殿旁所祀之神像(参阅嘉庆生母为歌者之传说一文)
1-8	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之四(齐如山先生摄)
1-9	景山观德殿旁所奉之喜音圣母又一摄影(故宫博物院赠刊)
1-10	清乾隆时代安南王阮惠遣侄光显入觐赐宴在热河行宫福寿园之清音楼观剧图(朱桂辛先生赠照)
1-11	龟兹国乐工造像(朱桂辛先生赠照)
1-12	故宫宁寿宫倦勤斋之小戏台(故宫博物院赠刊)
1-13	图绘中之宋朝戏台(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之一段)
1-14	四川万县恒侯庙之戏台
1-15	北平唯一之文科班崇雅社全体合影(齐如山先生赠刊)
1-16	宋代院画之《岳阳楼图》
1-17	山西万泉县四望村后土庙之元代戏台(徐次辰先生赠刊)
1-18	四川自流井南华宫之戏台
1-19	国剧传习所全体学员合影
1-20	山西万泉县四望村后土庙元代戏台正面近摄之影(徐次辰先生赠刊)
1-21	北平国剧学会新落成之戏台
1-22	同光时代北平著名票房“赏心乐事”之翠峰庵(清逸先生赠照)
1-23	故宫宁寿宫内畅音阁戏台(故宫博物院赠刊)
1-24	安徽灵璧县项王庙之项王虞姬造像(徐叔明先生赠刊)
1-25	安徽灵璧县之虞姬墓(徐叔明先生赠)
1-26	杨贵妃出浴造像(竺山先生赠刊)
1-27	平西琉璃渠村关帝庙之戏台(营造学社赠刊)
1-28	颐和园中德和园之戏台
1-29	王宝钏造像(齐竺山先生赠刊)
1-30	山西蒲州普救寺全影(齐竺山先生赠)
1-31	大同玄武庙曹福之造像(刘儒林先生赠刊)
1-32	西安城隍庙戏台全影(齐竺山先生摄赠)
1-33	浙江建德县朱买臣庙之戏台及古朱池(孟伯群钟慎之先生赠照)
1-34	重华宫漱芳斋之戏台(故宫博物院赠刊)
1-35	梅巧玲君《雁门关》萧太后画像(传真家沈蓉圃绘)(缀玉轩藏)

1-36	刘赶三(右)李宝琴(左)二君《探亲》之画像(传真家沈蓉圃绘)(齐如山先生藏)
1-37	宋代院画之《黄鹤楼图》(国剧学会摹藏)
1-38	四十年前之黄鹤楼(李芷洲先生赠刊)
1-39	清代昇平署(南府)戏台(郑颖孙先生摄赠)
1-40	清代昇平署(南府)戏台(二)(齐如山先生摄赠)
2-1	四川乡镇戏台之一种(德国萨培德夫人摄赠)
2-2	平番得胜图之一段(中国营造学社赠刊)
2-3	山西五台山之鸟瞰(心芸先生赠刊)
2-4	陕西西安新城之戏台(齐竺山先生摄赠)
2-5	颐和园听鹂馆之戏台(齐如山先生摄赠)
2-6	甘肃天水县城隍庙之戏台(清康熙间建)(范柳樵先生摄赠)
2-7	宋代院画之《滕王阁图》(国剧学会摹藏)
2-8	四川自流井山西会馆戏台(齐如山先生藏)
2-9	国剧学会招待陕西易俗社到平全体合影
2-10	陕西潼关凤凰山鸟瞰图(齐竺山先生摄赠)
2-11	宁波福建会馆之戏台(齐如山先生赠刊)
2-12	故宫景祺阁中颐和轩小戏台(故宫博物院赠刊)
2-13	唐代伶工黄幡绰之墓(赵叔雍君摄赠)
2-14	南海纯一斋戏台内部之影(齐如山先生摄)
2-15	南海纯一斋戏台之外部(齐如山先生摄)
2-16	山东济南城隍庙之戏台(文朴庭先生摄赠)
2-17	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之七(终)(齐如山先生摄)
2-18	山东曲阜县山西会馆之戏台
2-19	山东泰安之包文正公祠(齐如山先生摄赠)
2-20	山西介休县绵山之胜景(李泽舫先生赠刊)
2-21	山东济南碧霞宫之戏台(闻博庭先生赠刊)
2-22	陕西三原县城隍庙之戏台(齐仲年先生摄赠)
2-23	山东泰安县城内城隍庙之戏台(齐如山先生摄赠)
2-24	唐秦琼之故宅(贺继唐先生摄赠)
2-25	山东临淄县之管鲍墓(王芳亭先生摄赠)
2-26	山西三原县火神庙之戏台(齐仲年先生摄赠)
2-27	南海春藕斋之小戏台(齐如山先生摄)
2-28	田单墓图(王芳亭先生摄赠)
2-29	山东泰山关帝庙之戏台(齐如山先生摄)
2-30	乾嘉时代之广和查和楼图(日本冈田玉山氏画)

《国剧画报》第一版所刊 70 幅大图,皆是与戏曲相关之图像材料,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与戏曲史相关之文献,包括戏台、壁画、画像、雕像等,有 47 幅;二,戏曲故事、剧本中所涉之古迹,包括雕像、墓地、风景、图画等,有 17 幅;三,国剧学会之活动及演剧合影等,有 6 幅。其中,以戏台摄影、图像为最多。与宫廷戏曲有涉的文献材料,则包括戏台、壁画、雕

像、画像等,共20幅。《国剧画报》的第一版所刊大图,以戏曲史文献材料为主;而在刊登的戏曲史文献材料中,又以与宫廷戏曲相关的文献为多。这一比重可说明《国剧画报》同人对“宫廷戏曲”之重视。

其二 第二、三版所刊载之图像。因这两版所刊图像数量甚多,故不再一一列举,只举出其较为重要者,来说明“宫廷戏曲”相关文献的大致情形。

1. 昇平署扮像谱。昇平署扮像谱在《国剧画报》上连载,从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卷第三十期,共刊载62幅,为《国剧画报》连载时间最长的一类画像。画像名称里标明为“缀玉轩藏”。傅芸子在《昇平署扮像谱题记》一文里述及昇平署之来历,以及梅兰芳收藏这些扮像谱的缘由,并称“此谱在研究剧艺上,极为重要,足以考见内廷与民间今昔扮像之异同也。”^⑦

2. 缀玉轩所藏明代脸谱。此脸谱系列为梅兰芳之收藏,在《国剧画报》连载28幅。这些脸谱,《国剧画报》上并未附文章介绍,但据后来的说明,这批脸谱来自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收藏。而在《国剧画报》上登载的清初脸谱,据戴云研究,应是清乾隆时期绘制^⑧。因之,这批明代脸谱及清初脸谱,应是来自宫廷。

3. 故宫博物院所赠刊相关档案实物摄影,包括昇平署行头12幅、昇平署外学目录16幅、昇平署内学承应目录12幅,以及昇平署腰牌等实物摄影照片。

这三类图像,在《国剧画报》第二、三版所刊图像中虽不算多,但特点在于长期连载,而且主要来自梅兰芳和故宫博物院,梅兰芳所藏也是收购自外流的内廷之物。因此,这一系列图像的刊登,实际上也是对宫廷戏曲的相关实物、文献的披露与初步整理。

其三,《国剧画报》所刊载的文章。与“宫廷戏曲”有关的文章也不在少数,第一卷每期和第二卷的大部分期数几乎都有相关主题的文章。大约分为两类:一类是登载图像时所附的解说,如《昇平署扮像谱题记》《嘉庆生母为歌者之传说》《关于精忠庙壁画》《风雅存小戏台志》《宁寿宫畅音阁小记》《德和园戏台考略》《南府戏台志》《景祺阁小戏台记》《纯一斋剧台志》《昇平署腰牌记》等;另一类是对“宫廷戏曲”往事的叙述和史料,这些叙述和史料往往涉及宫廷戏曲机构、剧目、戏俗、传说等内容,如《内庭除夕之承应戏——如愿迎新》《南府轶闻》《昇平署之闻见》《藤阴杂记中之戏剧史料》《关于“昇平署之闻见”》《同乐园演剧之史料》《内廷演剧之史料》等。这些文章,既是对“宫廷戏曲”的初步研究,也构成了后世对于“宫廷戏曲”的基本知识。

其四 第四版刊登的剧本。第四版,除广告外,一般连载珍稀剧本,陆续有《虹霓关总本(昆曲)》

《双合印(昇平署本)》《失街亭(皮黄旧本)》《凤还巢(缀玉轩剧本之一)》,另有《缀玉轩所藏戏曲草目》。其中,《双合印(昇平署本)》为齐如山所藏昇平署剧本。《虹霓关总本(昆曲)》为缀玉轩所藏,为光绪二年抄写,是否来自内廷,则是未知。此外,傅惜华所撰《缀玉轩所藏戏曲草目》所录剧名里,也有部分来自内廷所藏。

以上所述,为《国剧画报》中所登载涉及“宫廷戏曲”的相关图像与文字。从主题与内容来看,一方面带有整理“宫廷戏曲”史料之性质,另一方面又为后世“宫廷戏曲”研究之先声,或者说,“宫廷戏曲”的研究范畴及基本路径,大多可追溯至此。

二 《国剧画报》里的“宫廷戏曲”之建构

今之“宫廷戏曲”研究,往往追溯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如前说,以昇平署档案文献外流为起点,随着对这批材料的整理与研究,逐渐出现“宫廷戏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⑨。在这一时期,虽然《戏剧丛刊》《北京画报》《南金》等刊物皆有此类文章发表,但多零散,而《国剧画报》应是刊登相关文章、文献较多且集中的重要刊物。而且,由于其“画刊”的性质,更是集中刊载“宫廷戏曲”图像资料最多的杂志。

其一 在《国剧画报》里,形成了关于“宫廷戏曲”的基本知识。在诸多对图像的解读和叙述文章里,呈现了一个“宫廷戏曲”的基本样态,“宫廷戏曲”最早的多种叙述亦开始形成,成为其后“宫廷戏曲”的知识基础,并确立了“宫廷戏曲”研究的基本范畴。譬如,对宫廷戏曲机构、宫廷演剧机制、宫廷戏台、宫廷戏目、扮像谱等知识的整理与研究,也正是此后“宫廷戏曲”研究的基本路径。

1. 宫廷戏曲机构。傅芸子在《昇平署扮像谱题记》里^⑩开篇即是叙述昇平署、南府之由来,“昇平署初名南府,始自康熙间,隶内务府掌仪司,为清代掌戏机关。迨至道光七年二月,宣宗乃取歌舞昇平之意,易名昇平署。”次则述其内学外学之分及机构之变迁,“初康熙时,外间戏班,尚未传入,故设是署,使幼年内监,学习剧艺,成为内廷之戏班,又分内外学,以备承应。后因宫中力求俭朴,南府人役遣散。迨光绪间,始复旧观。然为时不久,值庚子拳乱,又复星散矣。”而在岫云的《昇平署之闻见(上)》^⑪一文中,则结合所藏宫廷档案,对这一变迁叙之更详:

高庙巡幸江南,始带回昆剧并四大名班。昆腔班,隶南府,专排当时新编之剧,并承应高庙亲制之御制腔。(因余家藏有乾隆年南府之旧账簿,上记某日传昆腔新小班二学入内廷排戏字样。)据此考知昆腔班,为外学小班也。旧

大班,内学者,即为南府供奉。所演只昆弋二种,与南昆不同,以此别之。内学者以太监为多数,令外学菊部人教之。兼有外学人在内学戏者,谓之内学学生。(后在光绪时,凡久在内廷教戏者,皆称南府学生。)至一二三学,大概即当年所分之班。……

从这一叙述来看,可见到关于宫廷戏曲机构的知识是如何由档案、口述材料(“闻见”)之类的史料,逐渐开始丰富,从而形成后世关于宫廷戏曲机构的基本知识。

2. 宫廷演剧机制。除南府、昇平署、内学、外学等机构的变迁外,宫廷演剧机制,亦见于《国剧画报》如傅惜华所撰《南府轶闻》系列文章,描述了“报请”“迎请”“送驾”“净台”“开场”“传外班”“赏”等宫廷戏俗戏规。岫云的《昇平署之闻见》系列文章,亦叙述了宫廷演戏的一些基本程序与规矩,以及逸闻趣事。

3. 宫廷戏台。在《国剧画报》第一版所刊大图中,戏台占有重要位置,而宫廷戏台尤其是一个持续刊载且不断得以收集、研究的主题。综合相关文章,实物摄影约有风雅存小戏台、倦勤斋小戏台、重华宫漱芳斋戏台、宁寿宫畅音阁、德和园戏台、南府戏台、景祺阁小戏台、纯一斋戏台、颐和园听鹂馆之戏台等,图画材料有《清乾隆时代安南王阮惠遣侄光显入觐赐宴在热河行宫福寿园之清音楼观剧图》。这些戏台实物摄影和图像材料展示了宫廷戏台的大致情形。而图像刊登时所附的解说文章,不仅对这些戏台的位置、形制等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而且亦对这些戏台的渊源与分类做了一个综合叙述。如齐如山在《南府戏台志(下)》^⑫一文里,谈及宫廷戏台之概况:

宫中演戏之所,大致亦可分为五种:(一)“三层楼式”,如宁寿宫之畅音阁,颐和园之德和园,热河行宫之清音楼,及从前圆明园之同乐园、寿康宫之台,皆系三层楼式。下边仍有地窖,合算共是四层。上两层之门,名曰昇天门,为神仙出入之门;下层为人员出入地窖之门,名之曰旁门,为鬼怪出入。此为极正式之建筑,遇万寿、大婚、告捷、宴藩等日,方在此演戏。每演于此,则必赐外藩王公大臣等一同观剧,为极大之庆典。(二)“一层台式”,如漱芳斋之台,纯一斋之台,听鹂馆之台,圆明园敷寿堂之台,以及此台,皆一层台式。亦为正式建筑,遇生日,满月,年节,初一,十五等小庆贺日,即在此演之。凡演于此,则外人不得同观,最多不过近支王公福晋而已。(三)“暖台式”,如长春宫,丰泽园等处,常搭此台,完全为棚铺用杆席布板等物搭成,为临时性质,只于冬令天寒时用之。凡演于此,大致只皇帝,太后,妃

嫔等观之;有时亦赐王公福晋同观。(四)“小台式”如漱芳斋之风雅存,倦勤斋内小台,春藕斋前小台,等等皆是。大致此等地方,只皇帝自己看看杂耍;风雅存,则乾隆皇帝自己偶尔演之。(详说见本报第六期)皆非正式戏台也。(五)“板台式”如宫中之养心殿,圆明园之慎德堂等处,常搭此种演台,大致只一木板之台,专备排戏之用,非正式演剧之所也。然遇彩排,则皇帝亦常观临,如慈禧太后,亦常在养心殿观看排戏也。

之所以将齐如山讲解南府戏台时,顺便道及的宫廷戏台情形大幅引来,实乃是因为此篇文章所述宫廷戏台,不仅涵盖了后世关于宫廷戏台的大致分类,如“三层楼式”“一层台式”“小台式”,亦述有后世常忽略之“暖台式”“板台式”,大约是因为这两种戏台为临时或非正式之建筑,所以为研究宫廷戏台者较少注意。由此可见后世研究者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研究者之差异,后世研究者多从建筑的形状与功能出发,而对宫廷戏台作一分类;而彼时之研究者,则是以戏台之功能来看待戏台。此外,如圆明园之同乐园、听鹂馆之台,圆明园敷寿堂之台、南府戏台、春藕斋前小台等,或许因已损毁或消失,很少见后世研究者论及。此外,齐如山在给所摄的小戏台写的讲解里,对这些戏台的描述,可能是第一次对于宫廷诸多戏台的描述。而且,大部分戏台,都是齐如山亲自去寻访、摄影并介绍,可说是一次有意的保存、整理、研究“宫廷戏曲”史料的行动。

岫云的《昇平署之闻见(下)》^⑬亦述及三层大戏台之详情,并提及慈禧太后将三层大戏台改名之事,可与齐如山之叙述相互补充。此处不多引。

4. 宫廷戏目。介绍宫廷上演戏目的文章有两类,一类是叙述承应戏之戏俗与内容,如傅惜华的《内廷除夕之承应戏(如愿迎新)》一文,开首即介绍宫廷的月令承应戏之习俗,“清代乾隆以后,海宇昇平,内廷中每遇元旦上元端阳中秋除夕诸节令,昇平署皆奏演关于其时令之戏曲。如岁发四时,景星协庆,屈子竞渡,题糕搁笔,蒙正祭皂,如愿迎新等剧;或演昆曲,或歌弋腔,盖均为征祥应瑞,添筹锡福,歌功颂德之戏曲,故谓之月令承应戏也。”^⑭此后,便是介绍《如愿迎新》这出除夕上演的承应戏的剧情及声腔、演唱。另一类是故宫博物院提供的内外学演出的戏目摄影,如《外学目录》,有谭鑫培、王凤卿、杨小楼、王瑶卿、杨得福、李宝琴、侯俊山、龚云甫、谢宝云、罗寿山。还有《内学承应目录》,包括《昆腔目录》《文戏目录》《武戏目录》《乱弹目录》。这些宫廷戏曲档案的实物摄影,不仅展示了宫廷戏曲的剧目、若干伶人,还有每出戏的演出时间。

5. 扮像谱、脸谱、腰牌、道具等。《国剧画报》连载梅兰芳所藏的《昇平署扮像谱》《缀玉轩所藏明代

脸谱》等图像资料,已入前述,至今仍是考察宫廷戏曲,以及戏曲之流变的重要材料。《昇平署扮像谱》与后来所发现的《清代南府彩绘戏剧脸谱》、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所藏脸谱构成现今所能见及的清代宫廷戏曲扮像、脸谱的主要内容。《国剧画报》上还刊登了昇平署腰牌、《佛旨渡魔》的魔王套子等用具、道具。

其二,从《国剧画报》所刊载的“宫廷戏曲”的相关文章里,可以看到“宫廷戏曲”研究的基本路径,为田野调查、口述史与档案的整理与挖掘。

田野调查方法之运用,最典型的便是宫廷戏台和精忠庙壁画的摄影、登载与介绍、讨论。宫廷戏台的实物摄影,除故宫博物院提供外,便是齐如山实地摄影。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也是齐如山摄影而得。傅惜华在《关于精忠庙壁画》一文里,述及齐如山拍摄此壁画之缘由及曲折,“齐如山先生,精研剧学,近年尤注意于戏剧历史方面之考究。当民二时,如山即发见此画壁,以其有关于中国戏剧之历史,及梨园界之信仰,拟摄影而未果。迨至民十七春间,复往摄影,而与当事者之接洽,摄影之设备,柜橱之挪移,经过种种困难,始得全影而归。”^⑤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这一田野调查方式带有学术研究之目的,为研究中国戏曲史及宫廷戏曲;其次,带有抢救之性质,如前述,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景山观德殿喜音圣母神像及部分戏台逐渐损毁,因而后世无法实地调查研究,只能根据齐如山等人所摄照片来解读,或者从“宫廷戏曲”的研究领域中消失。

口述史方法的运用,也是非常明显。不仅诸多关于“宫廷戏曲”的描述、忆往文章带有访问、记录之后的重述性质,而且因为其时“宫廷戏曲”之当事人尚有人在,亦有着口述之流传。如口述史之运用与彼时档案之发现与利用相对照,则往往有精彩之公案。譬如岫云的《昇平署之见闻》系列文章,述昇平署之机构、机制、轶闻甚多,至于来源,其自述云:“课余时(方星樵)即与鄙人述说孝钦太后时,南府轶闻,即以笔记之。相处二年之久,所记轶事甚多。……凡关昇平署轶事,除鄙人当日所亲见者,余多闻自方星樵,并老供奉王福寿二公所谈。”^⑥在另一处,岫云亦谈及其文章材料“鄙人所记昇平署见闻,或从家藏先世笔记,或闻诸亲友所谈,并摭拾内廷供奉所传,及鄙人昔在内廷所亲见者,并无一语出自杜撰,更无一语敢自作聪明。”^⑦由此可知,其关于宫廷戏曲之描述文章,当时来自亲见、档案、口述三个来源。在《昇平署之见闻》系列文章所述方星樵与谭鑫培史实时,周志辅以朱希祖所整理之昇平署档案质疑,其后又为方星樵之后代方问溪以家族记忆而质疑之。因而呈现出以口述与档案材料互相印证的讨论。

其三,最早一批“宫廷戏曲”研究者的出现。借

助于《国剧画报》,以及一些以戏曲为主的文史掌故类刊物,一些对“宫廷戏曲”感兴趣的研究者开始出现,如齐如山、傅惜华、傅芸子、庄清逸等。虽然这些研究者的主要领域并不仅限于“宫廷戏曲”,但是仍然有其意义,一方面,这些研究者初步奠定了“宫廷戏曲”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宫廷戏曲”在这些研究者自身的学术领域及体系中有着重要作用。

前者以“宫廷戏台”为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对“宫廷戏台”描述最早,亦最权威的为朱家溆,其文描述宫廷戏台的形制及用途^⑧,如果对照《国剧画报》里对于宫廷戏台之描写,大体仿佛。朱家溆仅以对杨小楼等人的访问予以辨析。虽然朱家溆关于宫廷戏台的描述,不一定来自《国剧画报》,更可能是因地缘之便的观察与调查,但《国剧画报》中的关于“宫廷戏台”的描述,则可说是奠定了“宫廷戏台”研究的基础。

后者以齐如山为例。在近现代戏曲史上,齐如山以剧评家及为梅兰芳编剧闻名,从近年编纂出版的《齐如山文集》来看,其领域集中于老北京民俗、戏曲研究、京剧编剧等。其中,以戏曲研究为最主要。而其宫廷戏曲研究,则是其戏曲研究的重要阶段。

三 喜神庙神像:一个田野调查和编读讨论的实例

在《国剧画报》上,披露与挖掘的材料以及事例较多,譬如上文提及岫云对于昇平署的叙述,齐如山、傅惜华对北平精忠庙梨园会所壁画的拍摄与初步探讨等,都是非常显著的例子。此处仅举喜神庙神像的披露与讨论为例,或者较能说明《国剧画报》上的宫廷戏曲研究的状态及其特点。

1932年3月4日,齐如山在《国剧画报》第一卷第七期发表《嘉庆生母为歌者之传说》一文,并刊登《景山观德殿旁所祀之神像》照片。在文中,齐如山叙述了寻访此神像的经历,先是听了剧界前辈和亲贵的宫中传闻,又向曾入宫演戏,担任过梨园供奉的陈德霖求证,再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几位朋友一起去寻访,最后在昇平署里找到此神像的小庙,并在对此神像观察后作出推理:

……有一座三间的小庙,都是黄琉璃瓦顶,中间神龛供着一神像,确是女神,穿着明朝式的黄龙蟒袍,塑工极细,身上的金色到现在还光彩夺目呢!头戴冠冕,两旁有两小童侍立,身上穿的也是明朝太监服装;神龛前面,有一香案,案上供着两个牌位:一位是嘉庆皇帝,一位是道光皇帝。……

齐如山根据这一观察,推测出自宫中及剧界的传说似乎有一些可靠,然而又有疑问。这篇文章展示了齐如山对于宫廷戏曲的调查过程。

在3月18日的《国剧画报》第一卷第九期上,登载了《关于“喜音圣母”——王瑶卿君之来书》一文,并《景山观德殿旁所奉之喜音圣母又一摄影》照片。王瑶卿读过《国剧画报》上齐如山文后,据自己在宫内承差演戏的见闻对齐文作了辨析、回答和补充,譬如证实此神像确实是嘉庆生母,遗言按照戏中打扮、供于昇平署中等。王瑶卿还说明此神像原供奉于旧昇平署,并说:

记得当年在旧昇平署正殿供奉时,旁边所立之太监四人,亦有两个持笛子与鼓板的。如今影片上剥落不全,大概是迁移又失落了两个。

在王瑶卿之文后,齐如山又加以按语,除介绍王瑶卿的身份及对于掌故的权威之外,又对此神像的变化作了描述:

又龕前案上,原有嘉庆道光两位皇帝神牌,前者拍照时,惜未摄入。日前又托友人再往补摄,则道光皇帝之牌已毁,殿前匾额亦失。前后不过数月,而有关掌故之事物,不意竟散失至此。虽然,数月以来,中国所毁损者,又岂仅此耶?兹再将新摄之片,仍登报端,恐再若若干时间,并此恐亦不可复睹矣。

齐如山、王瑶卿二文,实际上是以实地调查与口述访问的形式,对此神像作了溯源与推断,此亦是宫廷戏曲的重要材料或现象。但据王瑶卿及齐如山的描述,由于社会时局的变化,这一处遗迹正处于毁损之中。

至4月22日,《国剧画报》第一卷十四期上刊登《景山喜音圣母殿之探微》一文,作者为刘雁声,自述在故宫供职,见齐如山描述喜神像后,亦去探访,结果是:

……殿前尚有较宏之殿三楹,并东西配庑。殿内存一木龕,空无所有。龕中左右板壁上,左绘彩凤,右绘丹鹤。后方板壁则绘二龙戏水,风起云涌之势。龕前供奉毫无所有。殿中四壁,犹存有极工细之壁画,贴金彩画,颇见工致。惟剥落甚多……

刘文由齐如山对喜神庙的披露,而去寻访,虽对此庙有更细致之描述,但也可见及,齐如山在二月所见的神像,已荡然无存了。

此后,《国剧画报》再未刊登关于喜神像(喜音圣母)的相关资讯。从《国剧画报》上所刊登的三篇文章和两张照片,可以见到《国剧画报》的作者、编者与读者关于某一宫廷戏曲之现象的调查与研究。只是随着遗迹的消失,这种探讨也只能搁置,并成为在历史中失踪之个案了。

结 语

如前所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戏曲研究

的一个转型期,诸多概念、方法的产生与形构都与这一时期相关,亦肇因于此。就《国剧画报》而言,与同时期的戏曲研究刊物如《剧学月刊》《戏剧丛刊》,兼有戏曲内容的文史掌故类刊物等不同的是,“宫廷戏曲”研究、尤其是其图像与早期口述史与档案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国剧画报》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因而在近现代戏曲、戏剧史上有其意义。而且,与近些年来的宫廷戏曲研究的比较,如朱家溍、傅雪漪等通过文献与口述材料的写作与研究,及通过利用昇平署档案开展的研究相比,一方面为其后研究之基础,另一方面,因《国剧画报》上所登载多为照片等实物照片,如戏台、戏装,亦有诸多古迹多已无存或毁坏,已成为在历史中消失的知识,因而也有其不可替代性。

注释:

- ①关于《国剧画报》与国剧学会之关联,及其创办背景等,已有相关文章介绍,如《〈国剧画报〉及其文物学价值》(孙俊士,载《中华戏曲》第40辑,2009年)、《〈国剧画报〉导读》(傅谨,载《国剧画报》影印本,学苑出版社,2010年)等,本文不再赘述。
- ②孙俊士《〈国剧画报〉及其文物学价值》,载《中华戏曲》第40辑,2009年。
- ③傅谨《〈国剧画报〉导读》,载《国剧画报》影印本,学苑出版社,2010年。
- ④张一帆《“剧学”本位的确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 ⑤陈均《〈春柳〉杂志与民初之戏剧改良》,《戏曲研究》第77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 ⑥熊静《清昇平署文献聚散考》,载《图书馆杂志》2011年第6期。
- ⑦载《国剧画报》1卷1期。
- ⑧戴云《清代南府彩绘戏剧脸谱——兼谈梅氏缀玉轩藏清初昆弋脸谱的绘制年代》,载《中国京剧》2006年第4、5期。
- ⑨参见张莹《清代宫廷戏曲研究综述》,载《戏曲研究》。张文将清代宫廷戏曲研究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为第一个高峰。李小红《清代宫廷戏曲研究述要》(《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也将宫廷戏曲研究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为“二十世纪上半叶”,而文中述及对宫廷戏曲研究“有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之功”的学者如开始发表相关文章的年代都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 ⑩载《国剧画报》1卷1期。
- ⑪载《国剧画报》1卷14期。
- ⑫载《国剧画报》1卷40期。
- ⑬载《国剧画报》1卷15期。
- ⑭载《国剧画报》1卷4期。
- ⑮载《国剧画报》1卷2期。
- ⑯载《国剧画报》1卷14期。
- ⑰载《国剧画报》1卷15期。
- ⑱朱家溍《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载《故宫退食录(下)》,北京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 赵建新)